

heiyuheiyu

黑雨



5

【日】井伏鱒二著 柯毅文 颜景镐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日〕井伏鱒二著 柯毅文 颜景镐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黑雨 黑雨 黑雨 黑雨 黑雨

黑 雨

〔日〕井伏鱒二 著

柯毅文 顏景鎮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97,000 印张：10.25 印数：1——62,600

统一书号：10109·1478 定价：0.84元

井伏鱒二和《黑雨》

井伏鱒二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小说家。生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家乡是广岛县深安郡加茂村，自幼很受家中长辈钟爱，在文学的爱好上接受了家庭的熏陶。在家乡中学毕业后，选中了文科出名的东京早稻田大学，同时在美术学校学画，为他走文学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大正十二年（1923年），他才三十五岁就发表了学生时代的习作《山椒鱼》，显示了他的才华，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此登上了日本文坛。进入昭和年代（1926年起）以后，是他创作兴旺发达的时期，并逐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井伏文学，以创作的“风格独特”和文笔的“幽默含蓄”两大特点见诸于文坛。日本文学界的评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具有个性的实力派作家”，并“在昭和文学中处于核心地位”（见明治书院1980年出版的《现代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他今年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依然没有停止创作生活，这是很令人敬佩的。

井伏有着极为丰富的创作实践。他博览群书，广事交结，经常外游，喜爱钓鱼、下棋，对市井平民的生活，植物花卉的生长，小至昆虫的活动，都有细微的观察，这就大大地丰富了他的创作源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期间，他被征入伍，在东南亚前线呆过两年，目睹了战争带给人民的灾

难和法西斯军人的残暴专横，激起了他内心的义愤，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一九六八年发表的随笔《母亲》一文中，记述了他和当时已是八十六岁的母亲的对话：

“阿蹲，听说你在东京写小说，是看到了什么才写的呀？”

“您是问看到了什么才写的么？可多哩，各种各样的景色啦，河啦，山啦，都看了。还从历史书上看了故事，从人们那里听了谈话。还有我自己想到的事，在这人世间见到的事，如此等等，我写的就是这些事”。

“这么说，不要仿照着什么写吗？”

“这个呀，书越读得多，好点子就会越多呗！”

“还得翻翻字典吧。可别把字写错了，写错了字，那就全完啦！”

从这段对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井伏作品的来源，而家庭的教育又是如何促使他在创作中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啊。

井伏创作的初期，多富于遐想，往往借助花鸟鱼虫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后期才逐渐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把创作重点放在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上，对他们寄以无限同情，代他们申诉疾苦。他最善于抓住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不大显眼的事物，并从侧面进行观察之后，再运用他那独特的描述手法和最通俗的语言文字，进行精雕细刻，那真是一般中寓深情，平凡里见高艺，使人读来感到真挚、热情、有趣、感人。他的作品，除了以小说为主外，还有大量的随笔和诗歌。《井伏鱒二全集》在一九七五年就已编成

十三卷，其中《约翰万次郎漂流记》获直木奖，《今日停诊》和《早稻田的森林》均获读卖文学奖，《漂民宇三郎》获日本艺术院奖。他于一九六〇年被推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并于一九六六年获国家颁发的“文化勋章”，是一位很有人望的文化老人。

《黑雨》是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为题材背景撰写成的长篇小说，最初以《侄女的婚事》为题，从一九六五年元月起在日本《新潮》杂志上连载，八月以后改题为《黑雨》，到第二年九月才刊载完毕。成书出版后，是一部很受文学界重视和读者喜爱的小说，获野间文学奖。

书中主人公闲间重松，原在广岛一家军需公司工作，原子弹落在广岛，强烈的光辐射灼伤了他的脸部，大火烧毁了他家的房屋，他所在公司的工厂也停了工。但他一直拖着患有原子病的身体，在广岛的废墟上来回奔波，处理各种善后工作，包括临时充当和尚，学着念经，去为死难者超度亡魂。他先把妻子繁子和养女（侄女）矢须子送回老家小畠村，自己直到八月十五日天皇发布了投降诏书之后，才被遣散回家，在乡下借养鱼来排遣病中的苦闷。然而，几年来，他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主要是侄女的婚事。因为谣传矢须子在广岛被炸时，遭到了原子能的伤害，怀疑她患了原子病。尽管几次有人前来说亲，但一听到这风声，人们就担心害怕，不愿再谈下去。这对一个少女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刺激啊！对此重松感到自己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因为重松为了使这个年轻女子躲避征用，

才把她从乡下叫到广岛来的。当然，重松和妻子繁子起初并不知道矢须子患有原子病，轰炸的当时，矢须子正去郊区疏散东西，远离爆炸中心十多公里，既未挨炸，也未受伤，身体看上去很健康。为了证明这一情况，重松决定把矢须子当时的日记誊抄出来，连同医生开的健康证明交给主动来信求婚者的介绍人，一心指望能借此平息谣传，使侄女喜结良缘。但万万没有想到，矢须子在原子弹爆炸之后降下黑雨时挨了浇，沾染了原子放射能的毒物，这种不知名的病毒侵蚀到了这个善良的姑娘的肌体内部。在起初病状不太明显时，矢须子为了自己的终身，也竭力隐藏着痛苦。正当婚事谈得火热的时候，内部的病症很快发展成为不治之症。这样一来，不但亲事全无指望，而且病魔在严重威胁着这个少女的生命……

小说并未过多描述矢须子的病情和婚事，而是巧妙地发挥了“日记文学具有记录性和小说性”的特点，把重松一家三口的日记和多种旁证材料，用夹注和补记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广岛挨炸时的情景：片刻之间，爆风和闪光摧毁了整个广岛，眼前是一片废墟，到处是累累尸骨，城市在混乱中燃烧，人们在惶惶中逃命。可是，这杀人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谁也无从知晓，大家都处于虚脱状态之中。小说在描述了这一中心内容的同时，也旁及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进行的祸害人民的战争。原子弹落到广岛之前，日本实际上已处于物资奇缺，怨声载道，人民精疲力竭，社会动荡不安的绝境。然而统治者仍在加

紧对物资和言论的管制，强迫人民卖命，甚至提出以不惜一亿人“玉碎”，来作垂死挣扎。在井伏的作品里，很少苛求和责难他人，也不多提主义和主张。但在《黑雨》里，他运用了既锋利而又含蓄的笔调，对当局的欺骗和军人的蛮横，作了无情的揭露、讽刺和鞭笞，从而激起人们义愤填膺地去反对屠杀人民的战争。

《黑雨》的创作手法也确有独到之处。主要是采取了所谓“通过平常心来谈异常事”的方式，象一般人拉家常似的，把原子弹轰炸这一前所未有的、极不平常的大事讲述出来。对于可怕的原子弹所造成的惨状，并不是一接触就使人触目惊心，以致读不下去，而是由浅入深，由点到面，逐步把人引入现场。而且往往在写得催人泪下时，却采用轻松和幽默的笔调，去描述那养鱼、钓鱼的悠闲生活，以缓和读者的紧张心情。这样不仅使人读来不觉乏味，反而觉得有张有弛，妙趣横生。在小说的最后，当天皇发表投降诏书的关键时刻，井伏的笔却避开了那个可怕的紧张场面，而描述了主人公重松观赏清水沟里逆流而上的小鳊鱼的情景，并鼓劲似地说：“好哇！往上游吧，游吧！”这种收尾，不仅不会使人读后感到心情沉重，而且会使人在悲愤之余，对前途充满信心。

日本文学界对《黑雨》的研究和评论极多，综合起来看，主要是认为：战后日本以原子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为数甚多，而《黑雨》则把“原子弹文学”、“日记文学”和“井伏文学”揉成一体，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学作品，是“其他取

材于原子弹的诗歌和小说所不能比拟的”，是“井伏文学的一大杰作”。其所以获得成功，那是因为井伏亲身在东南亚经历过战争，原子爆炸时，他在广岛乡下，事后亲赴现场观察，目睹一切，又从友人手中获得了丰富的现场记录和日记等第一手材料，经过二十年的酝酿才撰写出来的。总之，小说知识开阔，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有血有肉，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可以借此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实质和当时日本人民的处境，同时在现代化战争中，对如何防范核武器，也会有所借鉴。当然，这部小说在素材的运用上，多少给人以凌乱堆积之感；在对战争的态度上，也不该偏激到反对一切战争的地步。尽管如此，《黑雨》仍不失为值得一读的好书。

译 者

一九八二年于南京

—

最近几年来，小畠村的闲间重松为侄女矢须子的事，心里一直感到很沉重。他觉得不光是这几年，今后也得承担这难负的责任，象是欠了人家两三重的账一样。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矢须子的婚事遥遥无期。情况是这样的：有人谣传矢须子在战争后期，被征用在广岛市第二中学服务队炊事班工作。这一来，在广岛东边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小畠村的人，就说矢须子是原子病患者，还说重松夫妇把这事给隐瞒起来了。因此就没有人来提亲了。到这附近来说媒的人，听到这个谣传，也都一个个推脱掉，不愿再往下谈了。

八月六日那天早上，广岛第二中学服务队，是在广岛市西部的一座叫作天满桥什么的桥上，听取训辞时挨炸的。就在那一瞬间，学生们全都被灼伤，可是，带队的教官还让全体学生一起用低音唱《到大海去……》^①的歌。刚一唱完，他就宣布“解散”，自己带头跳到了涨潮的河里，全体学生也都跟着往下跳。只有一个学生好不容易逃了回来，告诉了以上的情况。据说这个学生过后不久也死了。

人们认为：这是从小畠村出去的“挺身报国队”队员从广岛逃回之后说的。可是，说矢须子在广岛第二中学服

① 提倡以死殉国、效忠天皇的歌。

务队炊事班工作，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她在炊事班工作，炊事班的女子，按理也不会到唱《到大海去……》歌的现场去的。矢须子在广岛市郊古市町的日本纤维股份公司古市工厂里工作，当富士田厂长的传达和收发。日本纤维股份公司和第二中学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矢须子进了古市工厂以后，一直住在广岛市千田町二条八六二号重松夫妇的家里，而且和重松一起乘开往可部的电车，到同一个工厂去。这与第二中学也好，服务队也好，根本不相干。只是第二中学有一个毕业生，是出征到中国华北去的军人，因为慰问袋的事，给矢须子寄来了一封过于郑重的感谢信，过后不久，又写了五、六首和歌寄来。重松还记得矢须子把它拿给老伴看，老伴说：“矢须子，这就是常说的相闻歌^①吧。”别看老伴上了年纪，说这话时，脸都红啦！

有人认为：战争期间，根据军部的言论统制令，禁止散布流言蜚语，用巡回告示牌的形式和其他办法，限制了人们的言论自由。可一到战后，什么拦路抢劫啦，强盗啦之类的谣传；什么赌博啦，军部囤积物资啦，一夜成了暴发户啦一类的传闻；还有关于占领军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却一下子泛滥起来。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事在不知不觉中全都被人们忘掉了。关于矢须子的谣传，如果也能这样被人遗忘，那该多好。可是，事情并非如此，

① 原文作“相闻歌”。日本古典诗歌《万叶集》中有相闻篇，主要是男女间赠答歌和恋歌，故称相闻歌。

每当有人来谈矢须子的亲事时，说她在广岛第二中学服务队炊事班呆过的谣传，就又散布开来。

起初，重松曾经想过：究竟是谁散布这种谣言的呢？得把那个元凶找出来。可是，在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在广岛的小畠村的人，除了重松、老伴和矢须子之外，只有属于“挺身报国队”的青年和服务队队员。“挺身报国队”由县内各郡征集来的青年组成，他们担负着广岛市内的防火和强制疏散民家的任务。小畠村的青年被编在神石郡和甲奴郡混合部队里，取名为甲神部队。他们的任务是拆毁民房。他们把房子的所有柱子用锯子锯断八成，再用粗绳套住大梁，二、三十人一起使劲，把它拉倒。平房比较难倒，嘎嚓嘎嚓地响一阵之后，才倒下来。二层楼房比较容易，哗啦一下就倒了。不过尘土飞扬，在五、六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人不能靠近。可是，甲神部队的人和服务队队员到达广岛的第二天，在即将投入作业的时候就挨了炸。除了当场被炸死的之外，全都烧得满身是伤，被收容在广岛附近的三次、庄原、东城等地。为此，小畠村派出消防团员，乘坐木炭车，出发到广岛被烧毁的地方去，接着在停战的那天早上，义务劳动的青年团员到三次、东城的临时收容所去寻找伤员。义务劳动的青年团员出发之前，在青年团代理团长出席下，听取了村长的饯别致词：

“诸位，值此战时繁忙之际，有劳诸位大驾。我没有多少话好说，你们将要接回来的伤员，因为都是全身烧起了泡的人，所以希望你们多加注意，不要给伤员再添加痛苦。

敌人使用了所谓的新式武器，空袭了广岛市，几十万无辜的广岛居民，一瞬间被扔进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据从广岛逃回来的“挺身”队员说，新式武器投到广岛市的时候，一片“救救我，救救我”的哭喊声，几十万人的声音，如同从地底下迸发出来一样。我从广岛回来时，看到整条福山街变成了一片瓦砾，城堡上的天守阁，了望楼都被烧毁了。所谓战争，原来就是这样，使我感到心中阵阵绞痛。可是，不管怎么说，战争正在进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你们作为义务劳动团的团员将去接回战友，唯有这作为不停进击的标志而带去的竹枪，希望注意千万不要丢失。现在，当此为你们送行之际，天既未明，灯也不点，就这样说说我为你们钱行的话，实在遗憾之至。但鉴于时局，希望大家谅解。”

村长的这番演说一结束，就面向被欢送的八十多个人，举起双手领头高呼：“那么，为欢送义务劳动团员奔赴征途，让我们三呼万岁吧！”

义务劳动团员编成三队，分别奔赴三次町、庄原町和东城町。大家跟在马车后面默默地走着。到东城去的一队，走到大致位于小畠村和东城两地正中间的油木町时，就在路边农家的廊檐下坐下来吃中午的盒饭。当时，房子里的收音机传出了重要广播，大家一时都默不作声了。

“早晨村长那番欢送辞，实在太长了。”一个赶车的人这么说。这一来，话匣子打开了，大家就为什么要带竹枪一事议论了一番，最后决定作为礼物，把竹枪留给借廊檐

给他们休息的农家。

东城町的收容所是临时凑合用的旧房子，里边有两个监护人。可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被炸的人在铺席上乱滚，脸都烧烂了，分不清谁是谁，其中有的人，该长头发的部位却光秃秃的；有的人，只有在看上去象用头巾包过的部位还有点好皮肤，两个腮帮子就象老太婆的奶头一样耷拉着。但受伤者的耳朵却还能听得见，所以我们一边一个个地问他们的姓名，一边在光着身子的人的皮肤上用墨汁写上姓名，对那些身上还挂着几丝破布条的人，就把名字写在那破布上。受伤者痛苦万分，又是哼又是滚的，来回直折腾，这样做虽然简单了些，但不这样做就分辨不出人来。

“医生在干什么？医生不作治疗吗？”

一个劳动团员这样问护理人员。可是，医生也不知道怎样去治疗这种病人，对这种少见的病，真是束手无策。受伤者除火伤的痛苦之外，为什么还有另外的痛苦，其原因不得而知。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注射了鸦片全镇痛剂。只有六个人暂时减轻了痛苦。据说，医生所带的这种药，也就是这么些了。

这是后来重松从广岛被遣送回来之后，一个义务劳动团员告诉他的。这时，重松本人也已经有原子病的症状了。稍微多做一些农活，就感到身上没有劲，头上长出小疙瘩来，一抓，头发就往下掉，一点也不感到痛。在这种情况下，重松只好休养，尽量加强营养。一般说，被炸者的症状是：不知为什么身上没有劲，而且活动不自如，几天之

后，头发完全脱落，可一点都不痛，牙齿先是松动，接着就掉下来，最后精疲力尽而死。发病初期，如果感到身上没有劲，那么最紧要的，首先是休养，加强营养，如果勉强做事，就会象笨拙的园丁移植的松树一样，体力逐渐耗光而断送性命。在小畠村的邻村和邻村的邻村，那些以为自己侥幸免于挨炸，而兴致勃勃从广岛回到家乡来的人，开始还起劲地干了那么一两个月的活，到后来在床上躺了一星期到十天左右就死了。这种病一在身上某一部位出现，就感到一种特有的疼痛，肩上和腰上的疼痛也非其他病症可比。

重松被巡回医疗的医生确诊为原子病。从福山的藤田医生那里，也转来了同样的诊断。不过，矢须子绝对没有病。她经过医生应有的健康检查，又在保健所接受了对被炸者的定期健康检查，血球数、蛔虫、尿、血沉、扣诊、听诊以及其他等等，全都没有异常。这是战争结束后四年零十个月的事，对矢须子来说，正是人家来提亲说媒的难得的高兴时刻。对方是山野村某一世家的年轻少爷。也许他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矢须子吧，特意请了介绍人来提亲。问矢须子，她说没有意见。重松心想这回可不要让原子病的谣传再传播开了，所以特意请医生给矢须子开了必要的健康诊断证明书，邮寄给介绍人。

“这回可是好喽，真要加倍小心啊！如今的人有一种倾向，结婚之前，都要交换健康诊断书。这一来，对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吧。那个介绍人说是旧军人的太太，总该懂

得城里的新风俗吧。这一回可真该不成问题喽！”

重松对老伴这么说，象是很有把握。可是，这种周密的做法虽说很有心计，却招来了相反的结果。看来，介绍人到过小畠村的一些人家里，打听过矢须子的健康情况，来信说，希望了解从投下原子弹那天起，到回小畠村之前，矢须子在广岛的行踪。还说这是她作为介绍人的个人希望，不是和求婚者商议之后提出来的。

重松再一次感到自己很内疚。他老伴看了那封信后，没有说什么就将信交给了矢须子，视线落在铺席上，可接着又站起身来，走进储藏室去了。矢须子也跟了进去。过一会儿，重松偷偷地往里一瞧，看到老伴把头倚在矢须子的肩膀上，两人抽抽搭搭地在哭。

“好吧！这回就算是我搞坏的，可是，用造人家的谣，来对待患冤孽病症的人，又是为了什么呢？不，我要重新努力，闯过这一关。”

话虽这么说，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矢须子慢腾腾地站了起来，从柜子的抽屉里拿出正在用的日记本，默默地交给了重松。这是矢须子一九四五年度の日记。封面上的图象是交叉着的太阳旗和海军旗。还在广岛千田町的时候，矢须子经常在晚饭后，用小炕桌当书桌，在这本子上写日记，不管当天怎么累也从未间断过。

矢须子记日记的方法，是在那么四、五天里，每天只是简单地写上五、六行，等到了第五天或第六天，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归纳起来，详细地记述下来。这是重松老早以

前所采用的方法，因为重松传授给了她，矢须子就沿袭下来了。每当晚上回来得很迟，晒得难受的时候，只好简单地写一下，是从这点立意得出的方法。重松自称为“缓急式”的日记形式。不管怎么说，重松认为有必要把矢须子的日记誊写出来，送给介绍人。

重松把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以后几天内的日记，原样誊写出来。

八月五日

向富士田厂长提出了明天请假的报告，准备回家疏散东西。疏散的东西有：姑母带家徽的夏冬季衣服、腰带三条、冬服三件（其中一件是曾祖母结婚时穿的黄八丈^①。这是一件珍品）、夏服四件、姑父冬天的晨礼服、夏冬的家徽服和家徽大褂、冬天的西服二套、衬衣一件、领带一条、毕业证书一张。我的夏冬衣服、腰带两条、毕业证书一张。以上东西用草席捆包起来，我肩上的包里，还装有三合大米^②、现用日记本、钢笔、图章、红墨水、三角巾。（疏散的东西在停战后第二年，原包未动地送回了小畠村——重松日后补注）

半夜发出了空袭警报，B29编队掠过上空。三点左右解除警报。姑父值完夜班回来，两手揣在怀里说：

① 原文作“黄八丈”，系日本伊豆八丈岛的特产，是一种黄地带茶褐色格纹的丝织品。

② 一合为一升的十分之一，约为0.18公升。